

亲情树

■秦俑

我愿父亲骂

傍晚,六点多,我背着双肩包,走出医院大门,匆匆走到街上。

一月份,天已经有点冷,明天就是腊八,再二十多天就过年了。

这天,我独行上海,为老父看病,估计马上得动手术。我将回杭州,回家,我将坐地铁、高铁、复地铁,行程三个多小时。

几个月来,我习惯随身带背包了,开车放车里,走路就背上,包里是电脑、充电器、水杯,还有就是相关病情资料。

我坐高铁也坐出了经验,一开始都是提前买好票,现在,我改变了方式,我是赶到车站再买票。所以,我坐高铁,不用候车,是车在等我,我赶到高铁站,进站,安检,找检票口,找车厢,上车,一路奔跑,一秒不停。

当然,此法不适于节假日等高峰时间。

这几年,我频繁来往上海,这个月,连续已经三次,当天上海来回,只是寻常。而今我的三点一线,单位、家里、医院,可谓早出晚归,披星戴月。上班时,我的节奏也变快了,商讨工作,处理事务,快刀斩乱麻。下班后,我简单收拾一下办公室,背起背包,匆匆走向地铁口,汇入人流。休息天,我不是在医院,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

上海大医院,忙,人满为患,专家室门口挤满了人,过道上都是人,人挤人,都是病人,候诊大厅没有空位置坐,轮到号的一一进诊室。

医生看病,时间很短,甚至只有几分钟,宝贵的几分钟,如同面试。我得打起十二分精神,保持好状态,头脑高度清醒,反应神速,几句话得说清病情,问清要问的问题,秒说;医生问病情、检查情况,容不得我思考、再想想,要迅速回答,秒回;医生要看相关资料,容不得我从手机里找起来,或者打开包翻起来,医生要看什么要马上递上去,秒出;要竖起耳朵,听清医生的意见,有什么不清楚的立刻问,出了这个门容不得我回头又来问,秒问;有时现场要作出决断,如是否立马住院动手术?还是再想想看,因为医生的号很难挂到,下次再看医生起码两三星期以后了,需要立即决断,秒决。

看医生的过程,其实比面试还紧张。

走在冷冷的大街上,我忽欲泪。我累了。

这几年,老父生病以来,我一直奔波,焦虑,身累,心更累。近期,老父病情忽有变化,让我压力重重,不知会如何。我又走上求医之路,独自以及陪老父多次来往上海,地铁、高铁、地铁,复又地铁、高铁、地铁,每次都是起早摸黑。

也许是累了,也许是心急,有一天晚上我忽发冷发抖,又头疼欲裂,天亮去了药店买药,吃了两天,没有好转,又去社区卫生服务站,一量体温,吓了一跳,三十九度,挂盐水,连挂了四天,必须挂好了,赶紧挂好,我才有力气管父亲。

我没有叫苦,我没跟任何人说,我何其强。

只是,我很无奈,当老父需要我的时候,我却不能以饱满的姿态应对。

我也生病了,我无须告诉任何人。

我不能说,不能让老父知道,否则他会不放心,会感觉不安全,我的身体应当是结实的,没问题的,要给他信心,儿子能管好他,能妥善应对各种情况。

我病了,我累了,而我不能倒下。我睡不好觉,缺少睡眠,我找时间打盹,高铁上、地铁上,以及等待看病的时候,我抓紧时间打个盹。我尽量积攒点力气,以让自己有精神应对。

一年三百六十五日,多是横戈马上行。冷暖自知。无处诉说。我被自己感动,闪出泪花。

我又何其软弱?老父年纪大了,日益衰老,我不忍老父吃一刀,不忍他吃苦。

我担心老父,怕他吃苦。

我担心自己,我不能垮了,如果我垮了,老父怎么办?

父亲从小对我极严厉,在读书上、工作上很是高要求,难见笑容,动辄批评,如今,父亲日益衰弱,没力气批评我了,骂不动了,可是,我唯愿父亲早日康复,让他有力气骂,我愿天天挨骂。

我收回思绪,抹一把脸,耸耸肩,背好包,走向地铁口……

悠悠事

■来永祥

那年的高考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。每到这段时间,自己45年前的那场高考总是会不经意地涌起心间。

在那个城乡差别还很大的年代,作为农家子弟,跳出农门,是一个美好的梦想。因此,高考成了唯一的出路,为了保险起见,我报考了相对门槛较低的高中中专。

7月7日第一场考语文,我打开试卷,大致浏览了一遍,觉得很简单。想想作文不可以写半篇的,还是先做作文,顺着思路我洋洋洒洒地将作文题中的方格几乎全部填满了。回过头来看前面,填空、成语解释、古文翻译,似乎一切都容易,我很快就做完了,核对了一遍后,便自信地走出了考场。教室外的空地上,班主任黄道霖老师反背着手在踱步,见到我,惊讶地问:“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,对自己的前途如此不负责任呀!你才答了一个多小时,这么宝贵的时间白白给你浪费掉了。”我说:“黄老师,我都检查过一遍的,自己觉得没有错的地方了。”从黄老师的表情可以看出来,他对我是生气了。

下午考政治,还是两个小时。等铃声一响,打开试卷,题目似乎比上午的更简单,老方一帖,又是填满试卷,检查一遍,早早地交卷了。出了考场,黄老师依旧在踱步,见到我,一下子惊呆了。这次是直接开骂了:“你对高考像是开玩笑那样的,太不争气了,晚上我要去你家里,告诉你爸爸的。”我唯唯诺诺地说:“黄老师,我是答完整个试卷

的,您放心,太简单了。”黄老师听后,自言自语地“气死了,气死了”,反背着手转身走了。

接下来的两天,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。这些都是我的短板,见到这三门课的试卷,情况几乎是如出一辙,有题目不懂的,也有自己做不了的,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了。回过神来,觉得只有面对现实了,做一题是一题吧。这三门课,等到交卷铃响,都留有空白的未做的题。觉得这下是真的完了,这辈子就老老实实地下地干农活吧。

回到家中,我茶不思饭不想的,觉得天都要塌了。自己坐在门角边,也不与任何人说话。惊恐、压抑都涌上心头,下地干农活,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是万万吃不消的,不知道人生之路在何方。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叫来了我舅舅,劝我一起去镇上看电影散散心,当然我也是不予理会的。

在惊惶失望中度过了那么二十多天,到了学校事先通知的公布分数线的日子,我怀着失望的心情进入校大门,又一次见到了黄老师,他笑嘻嘻地对我说:“你是上线的,第一天考试我是错骂你了,想不到你文科两门功底那么扎实。”走近人头攒动的公告栏前,一眼见到我的名字排在很前面。名字下面是各科的分数。天呐,满分100分的试卷,我语文考了87分,政治考了93分,虽然数理化成绩拖了后腿,总分还是高出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的。

还没等录取通知书下来,母亲就择日上街买来了鱼肉,叫了叔伯舅父几个至亲,既算是庆贺,也算是答谢。我心想,得叫黄老师一起来吃饭的,就赶到长河中学教职工宿舍,黄老师也很爽快地答应了,并由我自行车载着来我家里吃了饭。

那场高考,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无论是进机关还是最后下海,都给了我很大的助力,使我至今难忘。



《向往》 阿红摄

麻辣烫

■张水明

好得过头了

艾子碰到以前的同事就聊了起来,同事告诉他,前个月阿森在湘湖里大摆宴席请客,你为什么不去?艾子一听,无以回答。同事接着说,他因为家里有事没去,同阿森一道工作的人差不多都去了,那热闹的场面同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聚会的气氛一样。艾子只好坦白说,他没有邀请我。啊?同事一脸惊愕,你们当初形影不离,好到双胞胎似的,怎么不来往了?艾子无奈地敷衍道,那只好得过头了!

当初学校毕业分配到萧山偏僻的地方工作,艾子与阿森相遇了,半年后,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一起值班一起吃饭一起休息,好得像穿一条裤似的,有时衣服来不及洗,阿森会拿艾子的裤子穿。阿森生肝炎住院了,艾子与阿森的小兄弟骑着摩托车去几十公里外的绍兴探望他;出院了,又冒着严寒骑自行车去陌生的他老家慰问。别的人见阿森是肝病避之不及,可艾子仍旧与他一道吃饭,还穿他的布鞋,结果沾上了阿森脚气,让艾子现在还在吃苦头。

后来,艾子为了离家近一点调离了原单位,阿森还来看望他并借钱,艾子热情相待。艾子到了新单位后闪电结婚,不久就出现了婚姻的七年之痒,闹得焦头烂额。阿森赶上好时机,职务得到提拔。不知不觉中,阿森被吹捧簇拥惯了,竟看不起艾子了,认为他工作上一直是小兵一个,家庭生活一副烂摊子,是个怪物,完全忘了当初的“苟富贵,毋相忘”的兄弟之情。一天,艾子骑着公共自行车路过一农贸市场,偶遇穿着制服提着时鲜的阿森,只见他瞥了一眼艾子叫司机赶紧开车扬长而去,艾子的心一阵的刺痛。

同事听了艾子断断续续的叙述,惊愕不已,忙劝道,都过去了就算了。可艾子心有不甘,他说有机会也请一下客,就是不叫他,看他难不难过?!同事笑了,有必要吗?

紫藤阁

■赵显一

在塔山寻找故园

萧山、绍兴是近邻,两地人们来往密切,很多萧山人上溯几代,从绍兴移民过来,和绍兴有着不一般的关系,情感纽带未曾断开。我的祖上是从绍兴华舍搬到萧山东片沙地的,每次来绍兴,体验这座天养地成的历史名城,都有一种由衷的亲切和似曾相识的情感,内心深处一个吴依软语相似、乡音乡情相仿的故园之梦,如被清风拂过,瞬间唤醒。

塔山,在绍兴市区,位于胜利路南、解放路东,与府山、戴山鼎足而立,同为城中名山。塔山历史上又名飞来山、宝林山、龟山。塔山之巅有应天塔,原系宝林禅寺之七级浮屠,始建于东晋,唐时改名应天塔,宋代重建,明嘉靖续修,1910年被香火烧成空心塔。今塔系1984年重建,高30余米,呈六边形,共七层,飞檐翘角,巍巍壮观。作为越中著名胜迹,应天塔曾引来历代众多文人名士的登临咏赋,著名政治家、北宋宰相王安石慕名登临并留下了《登飞来峰》的诗:“飞来山上千寻塔,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

那天,我从萧山乘坐地铁到绍兴,出鲁迅故里站,往南没走多远,就到了塔山公园。沿着走道,上了台阶,有亭台楼阁,水流潺潺,古木参天,曲径通幽。塔山不高,由北面登山百多步,看到一堵白色围墙,沿着围墙边的崎岖小路绕到西边,只见有三三两两的人们,在一片开阔的山坡地上憩息、散步,一位大抵是本地的游客,坐在一块平坦的长方形的石凳上,旁边放着一把水壶和一个冒着热气的玻璃杯,在那里静心阅读,心无旁骛。我绕过山坡,走到南门,拾级而上。步入院子,见有几间平房,走近一看,有一块匾额,上书“清凉寺”,其“凉”字偏旁多一点,据查证,乃明代才子徐渭(字文长)所写,少一点,是徐文长先生受朋友之托故意为之,意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并相互传扬,达到寺庙香火旺盛的目的。当前的“清凉寺”三字为1983年、时年八十三岁老人沈迈士先生根据徐文长先生的笔迹临摹而成。穿过清凉寺,前有一拱形小桥,名“清凉桥”,横跨于应天塔和清凉寺之间的一条“小河”上,这不仅是绍兴城内最小的桥,因其建于塔山顶上,所以也是绍兴城内最高的桥。我停留了许久,见桥长仅两三米,上、下台阶不会超过十几级,桥下小河一米多宽,河水浅浅,仅能没过脚背。

应天塔就在眼前了,犹如平地起峰,颇为壮观。棕色的塔身,呈六边形,共有六扇门,我找到北门进口,进入,狭小的空间,但是布局缜密、紧凑。有楼梯垂直通往上面,楼梯可容一人上去,人在上面,只能看到下面人的头顶,须十分小心。在第二层,我走出门外,沿着六边形围栏外窄窄的通道,绕了一圈。后继续攀爬,见有三两人欲从上面下来,打过招呼,才不至于交会局促困难,这有点像修公路时一边通行一边让行的道理。越往上走,腿脚越发虚软,好在登塔的人不多。到顶层,吁了一口气,有如释重负感觉,小心翼翼地迈开双脚,在外面走道上,远眺,绍兴城尽收眼底。南边的绍兴咸亨酒店,白颜色的外墙,是周围最高建筑,鹤立鸡群,东面多低层建筑,有成片古老的民居,鲁迅故居和沈园等历史文化街区也在这里,北面是戴山,还有高楼和居民区,天空出奇的蓝,一艘汽艇船在空域游弋。北宋名臣赵汴有《观宝林院塔隅成》诗:“宝山新塔冠山形,心匠经营不日成。突兀插天三百尺,庄严容佛一千名。下临泉窦灵鳗喜,上拂云端过雁惊。人境行人十余里,指浮图认越王城。”

从塔上下来后,在塔的四周围逛,这个塔山顶上的应天塔,紧邻闹市而不失幽静,没有任何打扰,围墙中间的菱形花窗外,是解放路上升腾起来的喧闹的声音,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院子里各种树木花卉,有榔榆树、落羽杉、棕榈树、桂花树,最是那个臭椿树,高高大大,开着白色的花,耷拉着脑袋,历经了寒霜还挂满枝头。春天来临时,这里就是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。

尖尖角

■曹志远

神奇的三栖汽车

今年暑假,我们全家想去海南自驾游。可是,如果自驾游,把车轮渡就要等三天,时间太长了。我想,我们不能设计一辆水陆空三栖的汽车吧?就是因为这个初衷,我才设计了一辆三栖的神奇汽车。

这辆汽车长相十分炫酷,一圈根据速度变换颜色的氛围灯,时尚感十足。它作为一辆普通汽车行驶时,长约6米,宽约2.1米,高1.9米,只比普通车辆大一点,但我在车顶设计了三个螺旋桨,让它像直升机那样垂直起飞;中间安装六块密封加厚太阳能玻璃,能在潜水时防止进水和对抗强大水压,还可以利用太阳能充电;再往下,是一圈充水槽,可以注水排水来上浮下沉;最下面,是主要驱动单元——电机和轮子,这轮子,在陆地上行驶时,它和普通车轮一样滚动,飞行时,就如飞机的起落架,潜水时,是船舵,能向左向右前进和转弯。

这辆车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水陆空三栖。当前方有路障或大堵车时,只要按方向盘左边红色的键,它就会展开螺旋桨,帮助你智能升空。当想要潜入水中,只要按方向盘左边蓝色的键,车就会自动开启吸水泵,灌入水,一下子就沉到水里了。

此外,它还有许多有趣的功能。车身能根据环境变色,善于伪装;甚至还能变大变小,在狭小的地方把车停进去,解决了找不到停车位的烦恼……

三栖汽车不仅仅是一种新奇的科技产品,更是一扇通向梦想与未来的大门。它激发了我对科学的热爱,也让我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“三栖汽车”,迈向追求梦想的第一步。